出曜經卷第十九　假

姚秦凉州沙門竺佛念譯

華品第十九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唯說法句
如擇善華

如來所以演此偈者欲以生言致難
然无能致詰者佛還自說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唯說法句如擇善華佛以
偈報曰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華

學者所謂向阿羅漢云何名
為地所謂地者愛種是也學者執信
擇選善地除愛根本自致成道是故
說學者擇地也捨鑑取天者學人將
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拔未愛本永
斷无餘天龍鬼神八部將軍其有愛
者皆能除斷是故說捨鑑取天也善
說法句能採德華者句身味身分別義
理一一剖判以无㝵智解諸縛著猶
如學人採致衆華以為鬘飾貴賤得
價觀者无厭善說法句亦復如是數

演玄微廣採衆妙是故善說法句也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斷林滅林名
无林謂比丘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介時
世尊與无央數衆說法前後圍繞時
有一人信心堅固捨家妻子捐棄五
親出家學道求為沙門介時彼人在
大衆中心念宿舊五欲自娛憶妻顏
貌如現目前陰便勳起心懷慙愧即
詣靜處以刀斷之血流溢出迷悶不
自覺知介時世尊告大衆曰汝等觀
此愚人應獲而不獲不斷而便斷之
夫欲斷者當斷結使諸縛何乃斷此
形相由是如來頻說三偈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未斷林頌
增人縛著　斷林勿斷樹　林中多生懼
心縛無解　如犢戀母

未斷林頌增人縛著未斷結使縛著
諸想心使流馳不能專一是故說未
斷林頌增人縛著也心縛无解者如
昔行人常樂山藪所以然者皆由彼
山得成道故是故說心縛无解猶
犢戀母者猶如新生犢子其心戀不

出曜經卷第九　第三張　殷

離此衆生類亦復如是衆結未盡
為狐疑所追逐是故說如積穢毋也
當自斷戀　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
佛說泹洹
當自斷戀如秋池華者愛之深神病
无端緒猶如蓮華色鮮且好其有見
者莫不愛樂及秋華萎人心皆離不
復貪樂是故說當自斷戀如秋池華
息跡受教者息跡者賢聖人受正教
誡初无差違善法日增惡法日退何
以故以佛說泹洹樂泹洹中无善惱
衆患切身是故說佛說泹洹樂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无香　工言華如是
无果不得報
尒時世尊愍彼羣生欲嚮法教故說
斯偈夫說法人上中下善義理深邃
言行自違不獲其報是故世尊說不
得其果如來所以說此偈者欲訓後
弟子欲令師教嚴切現弟子義承受
教誡或有弟子不堪教誡是故說如
彼可意華色好而无香工言善如是
无果不得報也
如彼可意華　色好而香潔　工言善如是

必得其果報
尒時世尊為諸人前頻而說斯法彼
說法人聲響清徹言无忌難為衆生
說法上中下善義味具足淨修梵行
義理深邃智者分別已行專正訓彼
亦尒皆順於法不違義理世尊說具
得果報是故說如彼可意華色好形
香潔之言善如是必得其果報也
如蜂集華　不擾色香　但取味去
仁入聚然
尒時世尊為分越比丘而說斯偈彼
與食人與處求觀見前人善色惡色
若好若醜見彼容姿熟視不離見彼
不端正者目不視之聞彼香者以鼻
嗅之見彼織者背而捨之憶彼善色
善香還至房中晝夜思想尒時世尊
觀見比丘心各如是佛告比丘汝等何
不如蜂採華但取味去不擾色香汝
比丘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
何所加益大家小家饒財貧賤汝等
恕便負彼人如仁所行何不如是
行是故說如蜂集華不擾色香但
取味去仁入聚然也多作寶華結步

瑶琦者如彼工巧華鬘弟子多集衆
華作華鬘價以自存活諸比丘見
彼所行便自造未曾有鬘世尊說各造
華鬘汝等如是正是行時造无數行
乃得人身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
施思惟教誡精進修戒持淨梵行是
故說多作寶華結步瑶琦廣積德者
所生轉好也

愚誦千章　不解一句　智解一句
即解百義

愚誦千章不解一句者愚者无智无
行无見无眼不修闇但有淺智麁智
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是故說愚誦
千章不解一句也智解一句即解百
義者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彼一
義圍繞義如此法應尒不應尒是故
說智解一句即解百義也

猶如雨時華　萌芽始欲敷　婬怒癡如是
比丘得解脫

猶如雨時華萌芽始欲生者猶如雨
時天華得敷開亦不滅華葉墮落芽
生益好是故說猶如雨時華萌芽始
欲敷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者婬

等比丘不畏王故作道人不畏賊故作道人不畏責故作道人不畏病故作道人不畏役故作道人汝等所以作道人者患猒世苦作道人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為佘不比丘荅曰如是世尊汝等何不思惟去婬怒癡遠離結使不與從事當吐當除當滅當獲何等當獲二業自為已為他人自為已者以善熏身為他人者若受人信施衣被飯食牀敷臥具病瘦醫藥則無有損是故說婬怒癡如是比丘得解脫也

如作田溝　近于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如作田溝近于大道者所謂田溝者不淨穢惡盡順其中人見患之不肯親近行則避之目不欲視是故說如作田溝近于大道也中生蓮華香潔可意者色成就香成就人見歡喜當作是意不問其地但觀其華云何於此處乃生極妙華甚為奇特世之希有是故說中生蓮華香潔可意也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慧者樂出

為佛弟子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尔時
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頻有衆生
應從佛度反更墮他凡夫地則於佛
法有大闕減以天眼見舍衛城裏有
一旃陁羅兒客除糞以自存命尔時
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
以次漸漸至彼旃陁羅家時客除糞
者遥見世尊來内懷慙耻即避世尊
更詣餘巷如來忽然復往逆之其人
自念吾擔糞穢臭悪不淨今日何由
得覲世尊復欲避走詣一澤地蒙斷
瓶破穢汙淨地恐地主瞋意欲馳走
佛遥喚曰吾今故為汝來復欲何趣
其人報曰身體穢汙不敢親近尊顔
是故欲避之耳尊今當知早喪父母
五親凋落无有妻息孤窮單苦客除
糞以自存活不審世尊何所教誡乃
能慈愍與罪人共語尔時世尊告曰
汝隨我來欲度卿為沙門其人白佛
言云何世尊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為
道乎尔時世尊告彼人曰吾今永世
以來修无數行求成佛道正為罪苦

人耳尒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其人
上昇虛空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
體香潔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勅
諸比丘將此人度為沙門受教即度
為沙門其人已得為道內自思惟吾
出寒賤幸有微福得染道味今不
自求末於道者後墮凡細復劇於今
即自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
須陁洹果斯陁含果阿那含果阿羅
漢果六通清徹涌沒自由即詣一大
方石窟中央坐補納故衣尒時王波
斯匿聞佛度旃陁羅兒客除糞者王
自思惟佛出釋種豪族姓家左右弟
子皆出四姓長者種婆羅門種刹利
種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五體投
地接足而礼今聞如來度旃陁羅種
我等云何屈伏礼敬吾今當往責數
如來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未到之
頃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納故衣有
五百淨居天圍繞礼覲王直前語比
丘曰今煩比丘往白世尊王波斯匿
在外欲覲世尊比丘聞已即沒入石
中從如來精舍地中出前白佛言王

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佛告比丘汝
今還從此地入從彼石出告王曰宜
知是時即如佛敎從石涌出告語王
曰如来有勅大王宜知是時波斯匿王
復作是念我今所以来者欲問彼除
糞人今且捨置先問此比丘去何得
入是壁石裏涌没自由亦當問此
比丘為是何人尒時波斯匿王即除
王飾前至佛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須叟退坐前白佛言向者比丘為名
何等乃能有此神力石裏往反无有
罣㝵佛告王曰此是客除糞人今有
神力如是尒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
二偈猶如穢汙惡地田溝深坑生者
[illegible]蓮華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此
華不乎王白佛言唯然世尊華極
香潔當取莊飾穢汙當觀如母胎於
彼胎中生功德華時波斯匿王叉手
合掌前白佛言唯然世尊彼人快得
善利蒙聖垂教得在道次既得為道
神足變化不可思議自今以始終身
請此比丘供養四事不闕是故說慧
者樂出家為佛弟子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村睡水漂
為死所牽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昔有衆多人
在野採華採擇妙者競取好者是故
說如有採花專意不散也村睡水漂
為死所牽者時彼人民採華疲惓歸
家睡眠客水暴溢盡漂殺之是故說
村睡水漂為死所牽也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欲意无猒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採
致妙華競取好者奔趣東西要獲妙
香以用歡慶是故說如有採華專意
不散也欲意无猒為窮所困者所以
採取華者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
莫知來變不觀未然來變進趣死日
逼至乃知為困是故說欲意无猒為
窮所困也
如有採華　專意不散　未獲財業
為窮所困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者是時人民窮
儉乏採華往賣用自存濟是故說
如有採華專意不散也未獲財業為

第府園者其人戀戀所往求財不稱
共願不充怖畏便為第所逼捨此形
當更受身皆由无處故捨形受形是
故說不護財業為第所困也
觀身如坏　幻法野馬　斷魔華敷
不觀死王
觀身如坏者猶彼坏器危脆不牢
必當敗壞為磨滅法不可恃怙卷當
歸盡漸漸積聚乃成埠阜此四大身
亦復如是不可恃怙皆當歸盡為磨
滅法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是故說
觀身如坏也幻法野馬者猶如野馬
无漏識明幻人眼目人欲往就尋究
不知所在從自疲勞无所剋獲解無
諸法皆悉如是无強无牢不可恃怙
是故說幻法野馬也斷魔華敷者所謂
魔者稱為自在天子彼所著結縛以
見諦思惟道所斷斷已斷當斷剝已
剝當剝打已打當打是故說斷魔華
敷也不觀死王者見諦思惟道所應
斷結已盡无餘不復進趣向於自在
天子亦復不為天所牽連是故說不
觀死王也

出曜經卷第九 第十二張 伊下

此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斷魔華敷

不覩死王

此身如沫者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
可恃怙捉便消滅不可護持此四大
身亦復如是无力无強亦无堅固是
故說是身如沫也幻法自然者猶如
幻化之物誑惑他人非真非實愚人
染者謂為已有智者觀察无一可貪
是故說幻法自然斷魔華敷者見諦
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更不適彼
言而親近之是故說斷魔華敷也不
見死王者見諦思惟結已盡獨王三
千存亡自由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
録是故說不見死王也解身與貪一
而不異學能捨牢有如邏憂曇鉢比
丘度彼此如虵脫故皮學能捨牢有者
有中牢者何者是可謂五欲是心意
染著不能捨離令此衆生興意染著
流轉五道周而復始一形毀壞復受一
形世間復有何者牢所謂五盛陰身
是復使衆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
然彼學人執意牢固能捨此牢有者
可謂賢聖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

是謂應賢聖行是故說學能捨牢者
也如選憂曇鉢者善別之人選擇妙
華求憂曇鉢形神疲勞不能剋獲意
便疲猒即捨而去是故說如選憂鉢
也比丘度彼岸者所謂比丘者破諸
結使毀辱形體著衣持鉢行乞度人
度彼岸者謂內外六情內六入外六
塵是故說比丘度彼岸也如蛇脫故
皮者賢聖人三有牢者為賢聖之道
也聖人能捨賢聖道入无為泥洹城
是故說如蛇脫故皮也

出曜經馬喻品第二十

如馬調軟　隨意所如　信戒精進
定法要具　忍和意定　是斷諸苦

如馬調軟隨意所如者如有善調馬
之士以常御馬隨意所如不失本業
馬性調直復恐鞭捶恒自將護以慮
為失是故說如馬調軟隨意所如也
信戒精進定法要具者此比丘執行亦
如彼馬內恒思惟恐有過失復恐諸
梵行人來見呵責信心向佛法僧精
進牢固不可沮壞意常入定分別諸
法亦不漏失是故說信戒精進定法

要具也忍和意定者學人進行調御
諸根不令放逸於諸根門悉得自在
忍力具足若人毀譽稱譏苦樂不興
恚心亦无是非是故說忍和意定也
是斷諸苦者有中有餘无餘盡能斷
入涅洹中是故說是斷諸苦
從是住定　如馬調御　斷恚无漏
是受天樂
從是住定者彼習定人收攝諸根執
意不亂心无他念心所念法亦不流
馳是故說從是住定也如馬調御者
如彼調馬人見彼惡馬儱悷不調者
之羈靽加復策檛然後乃調隨意所
如无有疑滯是故說如馬調御也斷
恚无漏者諸恚已盡无復諸漏更不
受當來有後不復生是故說斷恚无
漏也是受天樂者諸天晝夜衛護羅
漢說功德捨天重位來至人間稱譽
賢聖功德展轉遠布无不聞者是故
說是受天樂也
不恣在放恣　於眠多覺寤　如羸馬比良
棄惡乃為賢
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悟者如彼脩

出曜經卷第十九　第十張

行人心无放逸歎說不放逸之德樂
於閑靜不處憒亂見放逸者勸使除
貪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於
眠多覺悟憶佛契經如來所說若人
睡眠多有所損應成之物反更壞敗
不應成物反更成立皆由睡眠而有
此變是故說不恣在放恣於眠多覺
悟也如羸馬比良棄惡乃為賢者猶如
兩馬同趣一向一馬肥良走速一者
羸劣走不及伴然彼羸者先得正
道毒欲究竟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前
馬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有利根人貪
著睡眠不肯修學有鈍根人意勤修
學不著放逸是故說如羸馬比良棄
惡乃為賢

慙愧之人　智慧成就　是易誘進
如策良馬

慙愧之人智慧成就者如人習行恥
不及眾得一堅一轉欲前進於行悶
一者便自著恥吾宿有何緣習行而
不果獲煩惋自責如喪二親意常欲
離惡不善法是故說慙愧之人智慧
成就也是易誘進如策良馬者盡能

滅一切諸惡永拔根原无復塵翳如
斯之人易進為道是故說是易誘進
良馬者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
良豫知人意之所趣向是故說如策
良馬
譬馬調正　可中王乘　調為人尊
乃受成信
譬馬調正者如彼王廄有三種馬一
者上二者中三者下餧食養育盡无
差別上馬者王數觀視中馬者遣人
看視下馬者遣奴看視是故說譬馬
調正也可中王乘者金銀校具種種
瓔珞乘有所至行步安庠如王所念
終不違錯是故說可中王乘也調為
人尊者處衆人中為尊為上无有過
者最為第一无以為喻亦无儔疋是
故說調為人尊也乃受成信者聞彼
譏謗不懷憂慼逆陛其人後當受殃
已終不瞋亦无恚怒不生惡心向於
前人是故說乃受誠信也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雖為常調者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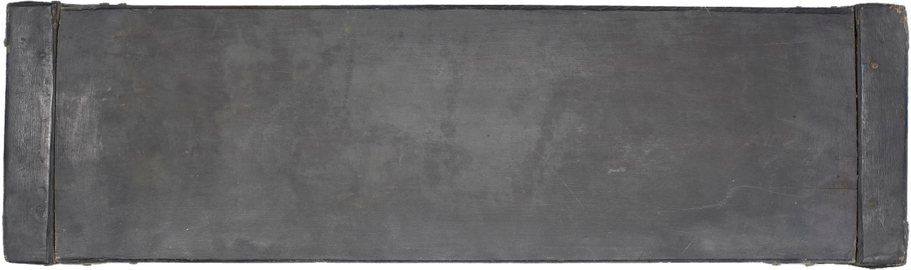
進趣良善猶能悉皆了知其者易調
其者難調其者性急其者性緩能別
此者乃謂善察是故說雖為常調也
如彼新馳者復知惡馬不可調御方
始教習乘走東西未經旬日復得調
良者志固不可調者即付外人駄薪
負草是故說如彼新馳也亦冣善為
者冣善為者意伏心調身體麁澀眾
中冣大為人所愛觀者无猒是故說
亦冣善象也不如自調者人能自調
御除非去邪為諸天世人諸佛世尊
神通得道者所見敬是故說不如自
調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
至無畏境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
處復不能乘此至无災患處是故說
彼不能乘也唯自調者乃到調方者
人能自調御識神速到安隱處不調
者能使調不正者能使正永處无為
不復經歷憂悲喜怒是故說唯自調
者乃到調方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能乘此乘
去離地獄餓鬼畜生亦復不能超越
八難是故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
唯自調者滅一切惡者人能自調衆
善普會於諸結使最得自在盡能滅
地獄餓鬼畜生蹤跡是故說唯自調
者滅一切惡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脫一切苦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乘此乘不能
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何以故乘
者非至竟乘非第一義乘是故說彼
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脫一
切苦永盡苦无復生死是故說唯
自調者脫一切苦也
彼不能乘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
彼不能乘人所不至者不知蹤跡況
當知泥洹有可見耶此事不然是故
說彼不能乘人所不至也唯自調者
得至泥洹解知泥洹亦自虛寂專意

一向无他異念是故說唯自調者得
至泥洹
常自調御　如止奔馬　自能防制
念度苦原
常自調御者念自調御去惡即善如
契經說佛告呪鄁日自不調御意不
專一故調御餘者此事不然欲得調
人先當自調是故說常自調御也如
止奔馬者如彼調馬人調和奔逸馬
避危就安是故說如止奔馬也自能
防制念度苦原者衆行已具便不毀
苦越過苦表何者苦表滅盡泥洹是
彼无復衆苦熱惱是故說自念防制
念度苦原也
自為自衛護　自歸求自度　是故躬自慎
如商賈良馬
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陁所尒時
耆域藥王請佛及比丘僧又除般特
一人所以然者以彼般特四月之中
不能誦掃箒名得尒時如来及比
丘僧往到彼家各次第坐耆域即起
行清淨水如来不受清淨水耆域白
佛言不審如来以何因緣不受水佛告

耆域今此衆中无有般特比丘是故
不受求耳耆域白佛此般特四月之
中不能誦掃箒名得行道於半偈
人皆誦得此偈何故請此人佛告耆
域汝不請般特者吾不受清淨水時
耆域承佛教誡即遣人往喚般特佛告
賢者阿難汝授鉢與般特復告般
特尊起于坐遥授鉢盂著如来手中
尒時耆域見神力如是乃自悔責咄
我大誤毀辱賢聖今日乃知不可犯
其口言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乃
不慇懃於五百人許尒時世尊廣說
曩昔因縁過去久遠无數世時尒
時耆域身躬為馬將販賣轉易將騐
千足馬往詣他國中路有一馬産駒
其主即以駒與人驅馬進路尋進他
國與國王相見王問馬將吾今觀此
千足馬是凡常馬然其中有一馬雖
鳴聲不與常馬同此馬必生駿駒其
駒設長大者價與此千足馬等若我
得此駒者諸馬盡賣不得駒者吾不
賣馬馬將報曰自涉路已来不憶馬
産駒王告彼人吾誦馬相聞馬聲必

知其駒好惡馬將退憶退還自念近
於道路此馬母如産駿駒即與中路
主人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語其
主曰若使馬將來索我者得五百
疋馬持我身與不得五百疋馬莫持
與之數日之中馬將自至逝留馬駒
以相付託君有養活勞苦今以一疋
好馬贖之願見相還其人答曰吾本
不強從君索駒自君去後勤苦養活
若今以五百疋馬贖余乃相還即如
其言以五百疋馬贖乃得本駒佛告
耆域波普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後
以五百疋馬贖取先賤而後貴今亦
如是請五百比丘留般特一人今反
貴重般特薄賤五百人斯緣久矣非
適今日是故說如商賈良馬也馬喻品第二十竟

出曜經卷第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